

诗歌

### 在深远的黄河滩上 (外一首)

毅剑

在深远的黄河滩上  
我想种植一片树林,一片草地

种植一些能做杆子的芦苇  
小时串树叶的那种杆子  
把那时一直没有实现的愿望  
也全部都种植上

还有祖母的那间老屋  
那间一下雨就漏水的老屋  
漏了水修补了还漏水的老屋  
还漏水再修补的老屋  
每逢阴雨天就愁苦的老屋  
我想把它重新建在黄河滩上

我还想把那时的炊烟也一起种上  
因为有一种叫贫困和饥饿的东西  
总是让我——难忘

### 芦花

芦花在深秋的深处起伏  
它最终触及的远方没滩地远  
也没东去的流水远  
只比我的目光和心中的故乡远

许多年了  
故乡黄河滩地上的芦花  
一直都张扬着丰收的姿势  
让我不能自拔地深陷怀念

那编织草鞋的温度  
那长途贩卖小额纸币的重量  
那一年一度春荒时节的救命稻草  
还有,用它修缮的土墙老屋  
(作者来自中原油田)

散文

### 梨香千里寄相思

杨迪

我的家乡位于辽西走廊东部,那里山清水秀,四季分明。层峦叠嶂的青山围绕着一片平原,特有的黑土地适合农作物生长,田间地头随处可见各种果树,梨树便是最常见的一种。

每年的国庆假期是一家最忙碌的时候,我喜欢跟着父母到自家的梨园摘梨。金秋时节,黄澄澄的梨子藏在枝头。微风吹过,梨香萦绕,让人垂涎三尺。

身手灵巧的我几下子就蹿到树上,挑着又大又黄的梨子摘。直到将身上大大小小的口袋装满后,才依依不舍地从树上下来。此时的我,好像是一名得胜而归的将军,兴奋地将“战果”在爸妈面前显摆一番,再和弟弟一起分享。儿时的幸福总是那么简单,仿佛只要将梨子装满了口袋,心也就被幸福填满了。时光悠悠流淌,我离开故乡的黑土地,在毛乌素沙漠北部努力地工作和生活,那缕缕梨香也成了记忆中的味道。

直到前几日,丈夫趁着假期回了一趟老家。回来时变戏法似地从书包中拿出了一袋梨子。由于长途跋涉,袋子中的梨大多已经挤烂变形。瞧着袋子里烂成一团的梨子,丈夫惋惜极了,“这可是咱爸大中午爬到树上给你摘的”。他刚说完,我的眼中已噙满泪水。泪眼朦胧中,我仿佛看见了父亲摘梨的情景,他笨重地爬到树上,挑着最好的梨子,一个个放进袋子,一并将思念放了进去。

随后,父亲发来了视频通话,问我:“带回来的梨子可还好?路途携带不便,只给你带回去几个,你尝尝好不好吃。过几天我再给你邮一些。”为了不辜负父亲的心意,我只好骗父亲说,带回来的梨子好着呢,已经被我吃光了,又甜又脆,还是小时候的味道。父亲听后,略带一丝兴奋地告诉我,他听人家说新鲜的梨子可以做成罐头,到时候一样好吃,他准备试试,做好了给我邮过来。他还在冰箱里囤了玉米等我过年回去吃。

父亲眼中,家里的东西总是最好的。父亲是把他对我的思念化成了一箱箱快递,一袋袋储存好的食物,让千里之外的我能第一时间尝到家的味道。

结束视频,心中凄然。我常年在外地生活,不仅无暇照顾父亲,甚至把母亲也喊来帮我照看孩子,只留父亲孤身一人留在家中,心中的愧疚随着时间只增不减。

依着时令,图克镇的水果摊也都开始出售各种梨子了。我常常买上几个,但怎么也品尝不到记忆中的梨香。我知道不是口中的梨子不够美味,而是里面没了父亲浓浓的爱与家乡的味道。(作者来自中天合创)



## 夜深千帐灯



王晓静

霍拉山从前的每一个夜晚都不曾像现在这样,被帐篷里透出的点点微光穿透巨大紧密的黑暗。它们像夜的眼睛,在太阳的余晖逐渐消弭之后,奋不顾身地跃然夜色之上,令黑夜既生动又充满活力。

地球物理公司SGC2103物探队进驻天山山脉南麓的霍拉山,帐篷就像一朵朵蓝色的蘑菇,一夜之间长满群山。帐篷通常搭建在霍拉山平坦的腰腹、河谷两边的高台上,简陋却散发着浓郁的生活气息。

我第一次见杨敏是在七月初,烈日火红,大地一片炽热。

杨敏所在的帐篷是我遇到的第一顶,编号001,是物探队的食堂。它建在河床一侧开阔平坦的高处,周围遍布骆驼刺和刺山柑。帐篷与帐篷之间被她用黑色网布和支架撑起一间开放式餐厅。

杨敏一边和我聊天,一边背上十五六公斤重的饭菜,再提上一大桶绿豆水笑吟吟地等着我,和她一起去山上给打井队员送午饭。整个路程大约要翻过三座山头,耗时两个小时。

杨敏长着一双适合爬山的大长腿,像鹅喉羚一样矫健有力。虽然负重十几公斤,却还要时不时停下来等我。那段陡峭破碎的山路是我走过最荒凉最贫瘠的路,没有一棵树一块结实的石头可以倚靠。

一同前去送饭的物探队钻井副经理尹国良提醒我要紧紧踩住杨敏的脚窝,脚与地面尽量平行。我试过了,效果并不好,身体的平衡始终很难掌握,只好手脚并用地上山爬。

然而,山路越来越陡直,胆怯和体力不支严重拖累了我的速度,杨敏离我越来越远。一直在后面跟着我的尹国良

说:“别追了,你追不上她的。”

我走到一处略显平坦的半山腰,站稳了,打开手机录像功能开始记录和追寻杨敏。遗憾的是,她拐过几个弯就消失在镜头里。她去了更高更险峻的山。据说,在她攀爬的一座山的山顶上,有一根垂直的绳子可以带她快速通向另一座山。起初她很胆怯,像所有女孩子一样,抓住绳子的手抖个不停,后来就习惯了,现在可以像长臂猿那样上下自如。我从尹国良的讲述中了解这一切,并对此深信不疑,因为他的手机里存有杨敏攀岩的视频。

我与杨敏的一面之缘就这样匆匆结束。数月后,她工作完成回到陕西汉中老家,我们再也未见过。

回到001帐篷点,尹国良打开车后备箱,掏出两个滚圆的西瓜,还有一箱矿泉水,放在帐篷里的床脚边。在无人区里,最平常普通的食物也会变得异常珍贵。

离帐篷不远的地方放着一块太阳能板,四四方方,小黑板那么大,提供最基本的生活用电。我想象着太阳能板在黑夜发挥巨大的作用,比如,让漆黑的帐篷充满温暖的光亮;使频频被风雨冰雹光顾的夜晚显得不那么凄凉和飘摇。

想象终究无法与现实完全重合,我在等一个重要机会。

若干天后,我终于融入了霍拉山的夜晚。这源于另一个美丽的钻井女工——冬花。像一朵绽放在寒冬的腊梅,冬花有一种高洁雅致的美。局促的帐篷里除了一张行军床、一张切菜煮饭的案板外,还有一个小而简陋的梳妆台——准确地说只是一个塑料货架,上面堆满了化妆品。

与杨敏一样,冬花也是持家的好手。她把帐篷里里外外收拾得整洁又敞亮。然而,帐篷并非固定不变,随着片区打井工作陆续结束,要不断搬家。

霍拉山起伏跌宕,最高处的帐篷搭建在海拔3000多米的山上。那天深夜,电闪雷鸣不期而至,急雨之后下起冰雹。帐篷发出“噗噗”的响声,仿佛被千万只锤头击打。冬花说:“别害怕,我们的帐篷结实得很。”一盏十瓦特的照明灯悬在头顶,激烈地随着帐篷一起摇晃。我们一声不响地坐在窄床上,像坐进一叶扁舟,在波涛汹涌的海面起伏,而隔壁帐篷里钻井工人们呼啸的鼾声有了风雨的加持显得格外热烈隆重。

这样的天气总是来去匆匆,一刻钟后,帐外突然停止喧哗。我和冬花紧紧依偎在帐顶投射的那团暖光里,感受着黑夜漫长的沉寂,内心竟莫名地平静。

如此动荡之夜,霍拉山上的点点微光始终没有熄灭,它们分布在深邃无比的黑暗中,彼此默默地守护。我深深感知着它们存在的力量。这力量坚定地盘旋在霍拉山上,光芒四射,它温暖着深夜里的每一缕风,每一场雨,每一轮冰雹,每一片雪花,每一位勘探队员坚强勇敢的心。

(作者来自地球物理公司)



向山而行

张广虎摄

### 那人那狗那沙丘

秦柯

那是一个傍晚,我同油田作家一行人在乌鲁木齐的戈壁采风,天边的晚霞似红黄渐变的纱巾,一层层披在无垠的戈壁墙上。

行至哈浅22-1驻地的路口,远处夕阳淡淡的余晖里,小沙丘上蹲着一个人,一只手拿着透出些许亮光的手电,应该是在和远方的亲人通电话,另一只手在轻轻抚摸着一只小狗的脑袋,狗儿仰着头依偎在人的身边。

很早就听过石油前辈讲过,我们胜利人在戈壁荒漠中建立了油井班站,前期相关配套设施很难一次性到位,因此现场经常是连信号都没有,于是在经过工人们数次的摸家后,会找到一个高点打沙丘,这里会有些微弱的信号,可以同家人们打电话,不过想要视频还是很难。

过了一会,沙丘上的人看见了我们,跑下来招呼。

他叫王长贵,是这个班站的站长,从山东到新疆已经快一年了。这一年,他回过两次家,这次归来,他已经在这个周边只有荒漠和油井的班站待了3个月。

王长贵介绍说,在这种荒无人烟的环境待两三个月,很多员工都受不了,早早打了申请不在这干了,他是个倔汉子,既然决定在这边干,就要排除万难,好好干出个名堂。

聊天过程中,王长贵说一会儿2点左右他还要去哈浅21井现场查看作业施工,作家们来了兴致,要陪他一起去现场。凌晨2点半的时候,我们坐着皮卡,沿着颠簸起伏的戈壁路,前往作业施工现场。

路上,我们问是不是经常半夜去施工现场,他笑了一声,“我们原先都是一直在现场待着的”。

原来,哈浅区块原油都是超稠油,前人除了知道这边储量丰厚,基本没有开发动用过,胜利人这次下决心要将这个区块摸准吃透,尝试着将过热蒸汽注入井底,建立温度场,将稠油融化后,再将油开采出来。可理论简单,实际操作中很难,油太稠了,基本就是固体沥青,这个区块首次动用,注入一次蒸汽很难建立持久的温度场,几天注入的能量很快就向四周逸散了,没法持续加热稠油。

于是,这就需要王长贵他们每隔两个小时

就人工测一下井口温度,然后推算出井底的温度,这样经过数次的测试,总结出井底温度变化规律。

从驻地到井上开车需要半个小时,来回需要一个小时,时间、成本上都不划算,王长贵就把皮卡开到井上,带上水和,一待就是48小时。饿了就啃几口馕,渴了就喝自带的纯净水,困了在车上眯一会儿,车就成了一张移动的行车床。

两天后,王长贵回驻地,跟同事倒班,同事继续重复之前他的工作。人员紧张的时候,他整整在井上待了一周,回驻地时都已经蓬头垢面,照镜子都感觉人苍老了好几岁。

我们去查看的现场已正常施工,就返回驻地,到驻地时已经近4点。驻地昏暗的灯光下,一条毛茸茸的黑影正在晃着尾巴,见车过来,一下就冲了上来。我们下车一看,正是傍晚在沙丘上看到的那只狗。

不知道是谁又是何时带过来的狗,从此就留在了这里,狗的毛色已难以辨认其本色,长年的风沙洗礼使它看上去总是灰扑扑的。不管是物探、钻井、作业哪个环节的工人来施工,几只小狗都会陪着他们,可是每次搬家换地方,却不能带着它们离开,它们只能眼巴巴看着主人离去,竭尽所能去讨下一任主人的欢心。

“等我离开的时候,大黄又要经历一次离别了,所以在我陪着它的日子里,好好善待它吧。”王长贵喊了一声,大黄,小狗乖乖走到他身旁,尾巴摇得更欢了。

简单洗漱刷,已经凌晨四点半了,躺在简易的板房里,咀嚼着今天看到听到的事情,进入了梦乡。

等到早上8点,接我们的车到了。跟王长贵、大黄简单告了别,看着车窗外绵延的沙丘、一座座的井架,我思绪万千。

一个个在沙丘上,只有狗儿陪伴的王长贵们,他们远离家乡亲人,克服了各种困难挫折,顽强如戈壁上的胡杨,将根扎在戈壁,并期待着这里能开出石油之花。

(作者来自胜利油田)

### 朝阳随笔

### 蒲公英的心

卢亚兰

3岁的儿子每次看到蒲公英都会开心地冲过去,吹散一朵蒲公英对他来说像吃到一颗糖一样开心。他所到之处,蒲公英的种子从来不需要等风来,不管这些种子有没有成熟到可以飞翔,都会被儿子的小嘴急切地吹散。

作为妈妈,我总觉得这样子很没有规矩,不能任由他这样破坏蒲公英的自由,也怕路过的人会说:“你家孩子真不懂事。”有一天,我把一朵蒲公英的种子轻轻放在他的手中,跟他说:“宝贝,你摸一摸,这是蒲公英的心,你把它的心摘掉了它会疼得掉眼泪,以后咱们不要摘蒲公英的心,可以吗?”儿子若有所思地看了一会儿毛茸茸的蒲公英,跟我说:“妈妈,蒲公英的心好软啊。”说着,他很不舍地把那朵散了一半的蒲公英轻轻放在旁边的绿叶上,拉着我的手离开了。

本来,我只是想让儿子知道一个简单的道理:不能随意破坏花草。可是当听到那“蒲公英的心好软”,我的心也瞬间被什么东西触碰了一下。在他澄澈的眼睛里,我分明看到了理解和失落,可他却没有辩解和拒绝。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也许孩子的眼里和心里本有与生俱来的慈悲,他们只是在用出于本能的方式亲近大自然,他哪里看得懂旁边“小草青青,脚下留情”的提示牌,所谓的规矩和道理总要随着童年的逝去才慢慢铭刻在心。

我想起王小妮在《鸟蛋握在孩子手中》中所写:鸟蛋在孩子的手上,是不上学的星期天的玩物。孩子很快活,他们不活在时空的道理之中。诗人与和尚一定迎面挡住孩子,他们要解救鸟蛋。诗人与和尚有资格骂一个孩子吗?暂时,他们是孩子,极端的时候,他们是和

尚,又是诗人。鸟蛋在笑,和尚在诵经,诗人在写字,孩子正乐得跑在山坡上笑。使用了一百年和刚凿出一天的石阶,都是要引导人向上。不要打断那些孩子,就让他们天真地捂着那鸟蛋笑吧,跑吧!

我惭愧,自己也和这样的诗人与和尚一样,蒲公英的心,真的会疼吗?或许在儿子轻轻吹落的一瞬间,它们和孩子手中的鸟蛋一样在笑,而在那一瞬间,儿子眼中的欢喜远比获得一个变形汽车要多得多。在这片钢筋水泥的丛林中,孩子们的玩具会发光、会说话、会变形、会飞翔,可是却没有大自然的味道和生机,他们不会知道手中握着一颗有羽毛温度的鸟蛋会是什么感觉。他们很懂事,一点都不调皮,从小小的托育班开始就要学着像个大入一样遵守各种规矩,懂得各种道理。

也许,孩子的心也和蒲公英的心一样柔软。他们本来保留着天性使然的纯良和善良,却在慢慢成长的过程中,学会了掩盖天性、掩饰悲伤。不再随心所欲地哭泣才能被定义为懂事,越来越像大人的模样便可被夸赞是聪明。他们的心从一朵柔软的蒲公英慢慢变成一颗坚硬的种子,学会控制情绪,学会遵守规矩,渐渐懂得越来越多的道理。

我想,儿子的心现在也和一朵蒲公英一样柔软,我始终记得他吹落一朵蒲公英时眼中绽放的欢喜。当春风一点点染绿了山川,庆幸在森林公园有一片可以让孩子们自由奔跑的草坪。一朵朵蒲公英会如约而至,它们从一盏盏明贵的花朵中托起一颗柔软的心,那颗心,遇见路过的风,会自由飞翔,遇见天真的孩子,也会笑开了心。(作者来自宁夏能化)

